

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,分厚彻重,以救其寒”。这里说的是“九族”,但是,古代聚族而居,所言“九族”,和乡里社会并不矛盾。三月和九月,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。救助乡里贫乏者,既体现仁者精神,又免得他们为了生存而破坏乡里的和谐。至于乡里之外的贫乏者,救助则力所不逮,为了防止他们前来抢夺,维护乡里社会的平安,也只有武力守卫一途了。

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云:“五亩之宅,树之以桑,五十者可以衣帛矣;鸡豚狗彘之畜,无失其时,七十者可以食肉矣;百亩之田,勿夺其时,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;谨庠序之教,申之以孝悌之义,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”^{〔1〕}这是孟子关于乡村建设的理想化状况,但主要在家庭的范围内构建的。崔寔的农政规范,则是在乡里社会或者宗族社会的范围内构建的,较之于孟子的,范围既广,也更为具体而微,切实可行。这和崔寔做辽东太守、五原太守等地方官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。总之,《四民月令》乃天人和諧的乡里社会生态图景。

第五节 东汉诗意栖居与生态伦理

孟子“五亩之宅,树之以桑”所构想的栖居环境,生存的意义多于诗意。关于诗意的栖居,此前着意描绘者不多,而东汉有两位作家作了细致的描述。一是张衡《归田赋》,云:“仲春令月,时和气清。原隰郁茂,百草滋荣。王雎鼓翼,鸧鹒哀鸣。交颈颉颃,关关嚶嚶。于焉逍遥,聊以娱情。尔乃龙吟方泽,虎啸山丘。仰飞纤缴,俯钓长流。触矢而毙,贪饵吞钩。落云间之逸禽,悬渊沉之魮鰪。于时曜灵俄景,系以望舒。极般游之至乐,虽日夕而忘劬。感老氏之遗诫,将回驾乎蓬庐。弹五弦之妙指,咏周孔之图书。挥翰墨以奋藻,陈三皇之轨模。”^{〔2〕}一是仲长统《昌言》中所云:“使居有良田广宅,背山临流,沟池环匝,竹木周布,场圃筑前,果园树后。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,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。养亲有兼珍之膳,妻孥无苦身之劳。良朋萃止,则陈酒肴以娱之;嘉时吉日,则烹羔豚以奉之。蹢躅畦苑,游戏平林,濯清水,追凉风,钓游鲤,弋高鸿。讽于舞雩之下,咏归高堂之上。安神闺房,

〔1〕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,第2666页中。

〔2〕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之《全后汉文》卷53,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,第769页上。

思老氏之玄虚；呼吸精和，求至人之仿佛。与达者数子，论道讲书，俯仰二仪，错综人物。弹《南风》之雅操，发清商之妙曲。逍遥一世之上，睥睨天地之间。”〔1〕如此诗意栖居，除了主人有深厚的内在修养和富足的物质生活条件外，充满生机的生态环境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：山水，竹木，疏果，花草，飞禽，走兽，游鱼，这不仅是主人诗意的源泉，美感的源泉，也是诗意和美感的寄托，还是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部分来源。主人也捕捉动物，但是，这样的捕捉是“钓而不纲，弋不射宿”式的，不会破坏动物资源。

从最为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到诗意栖居，人类都离不开自然的恩赐。东汉时，人们早就认识到这一点，于是就有了对自然感恩的思想。郑玄注释《尚书大传》的《禹贡》中，有这样的故事：子张问孔子，“仁者何乐于山也？”孔子说：“夫山者巍然高，巍然高则何乐焉？山，草木生焉，鸟兽蕃焉，材用殖焉，生材用而无私焉，四方皆伐焉，每无私予焉。出云雨以通乎天地之间，阴阳和合，雨雾之泽，万物以成，百姓以享。此仁者之所以乐于山者也。”〔2〕仁者爱人，山给人如此多的好处而无私，仁者当然就乐于山了。郑玄《驳五经异义》云：“五地之生物，一曰山林，二曰山泽，三曰丘陵，四曰坟衍，五曰原隰，此五土地者，土生万物，养鸟兽草木之类，皆为民利。王者秋祭之，以报其功。”〔3〕对土地山川等的祭祀，先秦乃至上古就已经有之，其中肯定有感恩的意义在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样的祭祀，意义决不限于感恩，还有祈求等在，而这里，郑玄只是突出“报其功”，而不涉及其他，实际上就是表达了他自己对自然感恩的思想。这种感恩的思想，其实就是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念的体现。土地山川及其养育的动物植物，这些生态存在，对人类有重要贡献，人类应该对它们怀有感恩的心。有了感恩的心，人类才能更自觉地报答这些施恩者，维护它们，就是维护我们生存的生态环境，我们赖以栖居的家园。

土地山川及其养育的动物植物，对人类有贡献，是人们感恩的对象。那么，对会伤害人类的凶猛动物，人们应该如何处理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呢？这也是一个生态伦理问题。顺帝阳嘉元年十月中，望都蒲阴发生大规模狼灾，妇女儿童九十七人丧生。〔4〕当时的皇帝和大臣，无不认为是社会政治失误

〔1〕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之《全后汉文》卷 89，中华书局 1958 年影印本，第 956 页上。

〔2〕《尚书大传》，道光间甘泉黄氏刊 1925 年王鉴修补印本《高密遗书》本。

〔3〕《驳五经异义》，道光间甘泉黄氏刊 1925 年王鉴修补印本《高密遗书》本。

〔4〕范曄《后汉书》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，第十一册，第 3285—3286 页。

而导致的。至于采取了哪些措施,是否对狼进行捕杀,史书没有记载。《后汉书·法雄传》云,法雄任南郡太守,南郡滨带江沔,又有云梦薮泽,永初中,多虎狼之暴,前太守赏募张捕,反为所害者甚众。法雄乃移书属县禁止入山林捕杀。其书曰:“凡虎狼之在山林,犹人之居城市。古者至化之世,猛兽不扰,皆由恩信宽泽,仁及飞走。太守虽不德,敢忘斯义。记到,其毁坏槛阱,不得妄捕山林。”〔1〕把猛兽害人之类的现象政治化,这当然是荒谬的。猛兽伤人,当然不是好事,也应该采取有效的手段解决。猛兽进入人类生存的区域,或者人类进入猛兽生存的区域,都会引发冲突,导致相互伤害。人类为了防止猛兽进入自己的区域伤人,进入到猛兽生存的区域,猎杀猛兽,把猛兽控制在一定的数量,这也是切实可行的有效方法。可是,法雄所言,也有其道理在。任何动物植物,都有其生存的区域,猛兽也是如此。这就是现代产生的“生态域”理论的萌芽。如果不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,或者是超越了保护自身利益的必要这个限度,人类进入动植物生活的区域,破坏它们的生存环境,这好像是进入别人的家,破坏他们赖以生活的条件,这当然是不道德的,至于猎杀那里的居住者,剥夺它们自然赋予的生存的权利,那就更加严重了。人类和某些动植物,如果不能生活在同一个区域,那么,不妨在不同的区域相安无事,和平相处。这和现代动植物保护的生态思想以及生态伦理思想,也是相通的。

东汉崔寔“明法度以闭民欲”之论,提出了过度消费的现象和以社会等级限制这一现象的方法,此从先秦、西汉儒家思想发展而来。其方法未必公正,但是,他关注的这一现象,能够引发对人类消费和资源消耗之间矛盾及其解决方法的生态思考。他关于移民等民生政论,实际上是以开拓生存空间的方法,解决人类之间的竞争,后世荒政之中,亦常用此法。其《四民月令》,乃当时乡村社会的农政规范,贯穿了创造人与自然、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生态思想,对后世乡村建设、乡村文化和乡村文学,都有很大的影响。张衡、仲长统描绘的诗意栖居,充分注重生态环境的作用,对后世居住环境的建设乃至田园文学和隐逸文学,都有直接的影响。郑玄等对自然感恩的表述,法雄关于人不可到山林猎杀猛兽的观点,都体现了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念,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。

〔1〕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之《全后汉文》卷49,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,第743页下。